

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中聋童的香港手语发展情况

李佳、李然辉、邓慧兰、林慧思

从出生就接触自然手语的孩童，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然手语作为第一语言来获得。早期语言获得研究显示，以手语为母语的聋童，其发展语法可以不断接近以母语为手语的成年聋人的语法（引自 Chen Pichler (2010) 的美国手语研究；Morgan (2006) 的英国手语研究；Van den Bogaerde 及 Baker (2005) 的荷兰手语研究）。此外，以手语为母语的聋童，他们语言发展的里程碑与健听儿童发展口语的里程碑是相似的（Anderson 及 Reilly 2002；Lillo-Martin 1999；Mayberry 及 Squires 2006；Petitto 2000；等等）。但是，大部分聋童都生长在健听父母家庭，他们在幼年时期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过手语，这类聋童获得手语的起始年龄差异很大。本文主要探讨语言关键期对迟学香港手语（HKSL）的聋童，在香港手语的获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四名极重度（大于 90 分贝）健听父母所生的聋童（DH）参与了是次研究，他们都来自 SLC0 计划，都是 6 岁以后才开始学习香港手语的。其中有三名聋童在 3;2-5;1 岁期间植入了人工耳蜗，另外一名聋童从 3;2 岁开始配戴助听器。在学校里，他们同时获取香港手语和粤语的语言输入。在收集语料时，他们平均已有 6 年的香港手语学习经历。此外，有两名聋人家庭出生的聋童（DD）也参与了是次研究，他们分别是 1;3 和 1;9 开始学习手语的，平均接触香港手语的时长为 10 年。我们设计了三种表达测试来检测这些聋童的香港手语语法发展：1) 图片描述：量词结构和否定形式；2) 诱导表达：wh 疑问句；3) 故事复述：动词一致关系和情态词。

总体来说，虽然 DH 开始学习 HKSL 的时间较迟，但 DH 经历了和 DD 相似的发展过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于 DH 六年来所处的丰富的语言环境。在这个丰富的语言环境中，DH 可以通过和聋人老师及 DD 同学们之间的互动，持续获取丰富的 HKSL 语言输入。这类手语输入，无论从量还是质上来说，对迟学 HKSL 的 DH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的。

但是，这些 DH 迟学者还没有完全掌握香港手语的各项语法知识。虽然他们在表达情态词、wh 疑问词和量词结构的句法位置时的正确率分别高达 97%、75% 和 72%，但他们在表达正确的非手控特征，尤其是那些表现 wh 疑问句中句法辖域的非手控特征，其正确率只有 35%。而且，他们在动词一致关系上的表现也很差（正确率为 33%）。值得一提的是，对那些 DH 迟学者来说较难掌握的句法结构，也正是以手语为母语的单语 DD 们较晚获得的句法结构。考虑到我们研究中的 DH 和 DD 都是手语-口语双语儿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们能否最终达到跟以 HKSL 为母语的单语成年聋人一样的表现，以此证明他们是否能够完全获得非手控特征和动词一致关系。

在我们的 DH 被试中，我们也观察到个体差异。LKY 已经掌握大部分香港手语的语法特征（平均正确率为 90%，除了动词一致关系），但是 TWK 在动词一致关系、wh 疑问句和量词结构上的表现都很差（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33%，42% 和 43%）。考虑到这些 DH 的口语能力，TWK 在粤语言语感知（CANSWORT: TWK-56%; LKY-0%）和粤语语法知识（HKCLOAS: TWK-77%; LKY-37%）上的表现都比 LKY 好，这就表明 TWK 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粤语和香港手语获取语言信息。而对于 LKY 来说，由于他粤语的言语感知能力极弱（即 CANSWORT: 0%），HKSL 是他唯一可以接收

到的语言。因此，我们可以在 TWK 的 HKSL 产出中看到跨语言迁移的影响。通过对 TWK 进行偏误分析，我们发现 TWK 在表达量词结构时全部都采用粤语语序（量词结构的语序正确率为 0%）。在表达 wh 疑问句的句法非手控特征时，他有 91% 的时间没有使用句法非手控特征，而是用口型讲出粤语中相对应的 wh 疑问词。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当聋童具备了一定的口语和自然手语知识时，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内化出文法手语。

上述结果显示，将聋童长时间置于带有不间断的 HKSL 输入的手语双语环境中，这对他们的手语发展是有助益的。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来找出这些迟学 HKSL 的 DH 儿童是否最终能够完全掌握所有的语法结构，进而证明语言关键期的影响是否存在于这类长期浸润于手语双语环境中的迟学手语者中。

参考文献

- Anderson, D., & Reilly, J. (2002). The 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Normative data for American Sign Languag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7, 83-106.
- Chen Pichler, D. (2010). Using early ASL word order to shed light on word order variability in sign language. In M. Anderssen, K. Bentzen, & M. Westergaard (Eds.), *Variation in the input: Studi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word order; Studies in psycholinguistics, vol. 39* (pp.157-177).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 Lillo-Martin, D. (1999). Modality effects and modularity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 T. Bhatia & W. Ritchie (Eds.), *Handbook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531-56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ayberry, R. I., & Squires, B. (2006). S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K.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 11, pp.291-296). Oxford: Elsevier.
- Morgan, G.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skills in British Sign Language. In B. Schick, M. Marschark, & P. E. Spencer (Eds.), *Advances in sign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deaf children* (pp. 314-34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titto, L. A. (2000). The acquisition of natural signed languages: Lessons in the nature of human language and its biological foundations. In C. Chamberlain, J. P. Morford, & R. I. Mayberry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eye* (pp.41-5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Van den Bogaerde, B., & Baker, A. (2005). Code mixing in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in deaf families. *Sign Language & Linguistics* 8, 151-174.